

一位漢學家眼中的兩岸關係

羅多弼 (Torbjörn Lodén)

222-224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

一、前言

中國的統治者歷來均將防阻分裂列為施政優先，此種政策目標，即在企求中國之「大一統」。孔子的正統思想亦賦予統治者維持國家秩序與安定的合法權力，而鄙視國家失序與混亂。

十九世紀鴉片戰爭後的中國現代史即在追求中國之統一、強大與安定。雖然革命的毛澤東推翻傳統價值並形容世界局勢為「普天之下，一片動亂，形勢大好」，但在政治上卻致力於創造一個統一及強大的中國。毛澤東公開推崇秦朝第一個皇帝，歷史卻記載其為暴君，用高壓手段統一中國，並建立中央極權的強大政府。因此，追求中國統一與強大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的重要議題，亦成為論斷中國國內政治勢力的起點。有人認為，共產黨之所以成功掌握政權是因在內戰及對日抗戰時，大多數人民相信共產黨較他們的競爭者，能有效率重建繁榮及強大的中國。

二、兩岸關係的歷史背景

國民黨政府受挫於共產黨後播遷臺灣，其目的絕非建立一個臺灣的國家，一個獨立自主的臺灣對蔣介石及毛澤東而言，想都未想過。蔣、毛兩先生面對的世界為不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承認中華民國。大多數的西方國家追隨美國，選擇承認中華民國；而大多數的東方國家附庸蘇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非、亞兩洲之新興國家多承認北京政權。此外，在早期某些西方國家包括英國與北歐國家卻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的承認是基於「與實際 (de facto) 施行政治權力的政府維持外交關係」的原則。換言之，承認北京政權不代表在意識型態上喜好

共產黨政權，而不喜好國民黨政權。另一方面，在瑞典支持國民黨政府者，明顯地常為保守勢力，致讓輿論誤認為國民黨政府即代表保守與僵化，事實上其與中國共產黨一樣致力改革中國。

七十年代初期，北京政權的國際聲望達到高峯，諷刺的是此時期正為共產政權迫害人民最嚴重之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臺北政府在聯合國之席位，美國及日本相繼與臺北斷交，逐漸向北京政府靠攏，世界各國領袖紛紛訪問北京，共產黨將此視為1949年建立人民共和國後之最大勝利。強大的中國被世界尊敬，毛先生在北京接見各國領袖。另一方面，儘管中華民國在外交上益形孤立，惟其經濟發展迅速，臺灣在國際貿易上愈具影響力。

1975年與1976年，蔣、毛兩先生分別逝世，大陸與臺灣同時開始改革過程，兩岸都在尋求打破舊結構與傳統教條之方法，逐漸兩岸在言論上更開放且具活力，至少兩岸知識份子已經在質疑傳統的大一統意識。「中國的統一」究竟是否是最高的價值？倘無大一統意識作祟，兩岸政府無需將國家財富與資源消耗在大一統上，而可將其合理分配到增進人民福利方面。

三、臺灣人民的認同問題

自從1987年解嚴，開始民主化程序以來，臺灣人民的認同問題，就成為臺灣文化辯論的中心。清朝自1683年控制臺灣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馬關條約將臺灣割予日本為止，有些人認為在日本正式佔領臺灣之前，民主獨立之臺灣曾存在過148天。日本人佔領臺灣直到1945年為止。

二次大戰後，臺灣成為國民黨政府（奠都南京）統治下之中國一省，國民黨政權當初被歡迎且被認為

使臺灣解除外國政府壓迫，惟蜜月期甚短，很多臺灣人認為國民黨政權沒比日本壓迫者好多少，特別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數千名臺灣人遭殺害。1948至49年，動員戡亂戒嚴法正式實行，直至1987年，自從國民黨挫敗播遷到臺灣後，臺灣人（早期移民到臺灣者之後裔）與大陸人（隨國民黨移居到臺灣者）之間的關係即非常微妙，大陸人被視為統治階層，對臺灣現實不夠關切。人口中還有些少數的原住民。

隨著民主開放，在討論臺灣人的認同問題時，早期大陸人與臺灣人的恩怨就佔了重要的地位。在政治上就關乎臺灣是否正式獨立的問題，要求獨立源於臺灣人的自覺意識，雖然許多大陸人也做此呼籲。在公共問題辯論上，臺灣人的認同問題愈被突出與強調，而將臺灣人與大陸人同視為中國人則愈被質疑，去年（1995）愈來愈多的臺灣大學生自稱其為臺灣人而非中國人。在公共辯論上，統治階層的大陸人被描述為在文化上對臺灣作殖民式的壓迫，舉例而言，臺灣的小孩必須熟讀大陸地理的細節，卻少教其臺灣地理。在許多方面，民主化過程容許對此種文化殖民的討論，類此，愈來愈多人支持考慮臺灣獨立自主的要求。

四、再思考大一統的意識

在臺灣民主化過程開始之前，鄧小平已經在大陸發起自由化政策，其範圍不但包括經濟層面，亦包括在文化方面。由於自由化的影響，人民有可能質疑共產黨的大帽子——大一統意識，但是要質疑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是不可能的，中共即便傾向改革，亦將持續堅稱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亦一再宣稱絕不放棄以武力統一臺灣；另一方，北京領導人亦謹慎與臺灣發展關係，歡迎臺灣人在大陸投資，亦鼓勵文化與學術的交流活動。北京政府統一中國的模式，如用在香港，一般稱為「一國兩制」。

五、漢學家忽略臺灣研究

由於鄧小平採開放的政策，致使世界各國對中國大陸內部情況漸增瞭解，特別是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讓世界各國甚至瑞典都關切共產黨政權對人民的壓迫。此種瞭解與關切，更讓知識份子包括我在

內，對臺灣的情況更感興趣。

對漢學家而言，在中國大陸以外的中華文化往往不被重視，美國學者基於歷史及政治因素，較其歐洲同僚注意到臺灣。我相信，由於臺灣民主化，且中國大陸狀況不令人滿意，更別提中共為臺灣選舉而窮兵黷武等。歐洲國家的知識份子也將會對臺灣問題更為關注。

六、新問題需要新的解答

臺灣當局在外交政策上對於參與聯合國及其特別組織方面採取了新措施。因此，大陸政權想要用武力威脅臺灣人民，以期盼人民不要選出可能宣布臺灣獨立的領袖，中國大陸此舉顯然與世界各國，包括瑞典在內相抗衡，一定要以目前情勢而論，已經無法只參考以往的歷史背景來解決。

瑞典自從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即遵循一個中國的政策。此種立場在北京與臺北均認為其代表唯一且合法之中國政府時，並無爭議。事實上，瑞典承認共產政權即源於共產政權事實控制幾乎整個中國。數十年來，瑞典外交政策即——認事實統治較合法承認重要。目前，臺北之政府並未，而且未來恐怕也不會宣布臺灣獨立，然而現在其承認共產政權事實統治大陸，而且不宜稱臺北代表整個中國。臺灣領袖積極想參與聯合國的運動，意在臺灣領導者願見臺北在聯合國中與北京政府有同樣的代表權，在聯合國特別機構及其他國際組織亦復如此。基於此種狀況，其他國家確實必須認定北京政權究竟確實代表中國之範圍何在？即變為非常迫切及重要之原則。此原則也包含了中國大陸合併臺灣是否完全是中國內部事務，北平政權有無權力選擇任何方法統一中國。

七、身為漢學學者的觀點

我個人認為世界各國不應贊成北京政府所謂的原則，而且應向北京清楚的表達。以目前狀況而言，對臺灣之軍事攻擊應被視為對實際獨立政府之攻擊。對瑞典而言，中國政策向來強調以事實統治（de facto control）為其政策中心，因此上個春天，瑞典外交部長在國會中說「在中國大陸與臺灣之間衝突狀況中，使用軍事方法或威脅已不再單是一國內部之事務。」

目前實無法預測臺灣未來長期民意是否趨向宣布獨立。在臺灣支持獨立者有兩種不同的動機：一派認為，臺灣發展迄今已與大陸不同，有自我意識，故政治上的統一是不可能的；另一派則恐懼共產獨裁的迫害而期盼繼續民主的道路。兩者孰重實難評估，惟不可否認的為臺灣與大陸在語言及文化實極類同。此種相似不代表即可成為一個國家之基礎，卻是走向統一之因素。只要大陸持續走向均富與民主，統一也會在臺灣重新得到支持。

現在雖非瑞典政府在外交上承認臺北政府的適當時機，卻是應該檢討，是否應由臺灣人民來決定自己的命運。臺灣獨立是應由臺灣人民決定或全中國人決定？以我淺見，臺灣人有權決定與中國統一與否，其理由之一為臺灣早已事實獨立，且從歷史角度觀之，臺灣只有短暫時間在中國中央政府統治之下。另一理由為臺灣經過民主改革，人民意見已可表達，而大陸獨裁卻不許公民表達意見之權力。

給予臺灣外交承認雖非今日話題，卻應討論我們與臺灣關係之型式。多年來，瑞典貿易委員會在臺北設有辦事處，除核發簽證外，亦積極促進瑞典與臺灣各方面之接觸。同樣地，臺灣在斯德哥爾摩亦有非常活躍的代表。倘使臺灣在國際事務上亦有代表，將對情勢甚有助益。我期盼瑞典政府在歐聯中考慮支持臺北政府與北京政府同時加入聯合國特別機構或其他國際論壇。瑞典應無懼於北京政府之貿易制裁，而且臺灣與大陸之文化經濟接觸甚且日深。

八、結語

瑞典與臺灣之經濟及文化交流甚為重要，未來更緊密之關係有利於對臺灣之研究。除應對臺灣社會研究外，亦應對臺灣或可為第三世界民主與經濟發展之典範詳加研究。對漢學家而言，臺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北美洲等華人社會的文化情況提供了研究中華文化的另一角度，甚值細究。

註：本文原為「Demokratiskt Taiwan vid sidan av folkrepubliken (Taiwan, Great Unity and Democracy)」，載於 *Internationella Studier* (國際研究季刊)，1996, no.2, pp.25-33。經譯為中文後刊出。

漢學研究通訊第十六卷第一期(總第61期)發行份數：

	臺灣地區	其他地區	合計
個別學人	829	611	1,440
機構學校	198	394	592
	1,027	1,005	2,032